

登峰記

齊魯 李作堂

古語說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十餘年前退休後遷居至 Tracy 小鎮，有校友羅君為近鄰，他是政大健行領隊多年。受他鼓勵和引導踏遍北加州各處山野，探尋新的健行路徑，作為校友們次下健行的新目標。那時我體重 210 磅，老態龍鍾，背上食物和水瓶更覺沉重如鐘，行走在平地都會氣喘如牛，爬坡時更得哀求羅君「休息一下吧！」或「喝口水再爬吧！」他說：「兩、三分鐘的休息會讓人感覺更累，咬緊牙關堅持下去，不要停」，並建議我把背包換成有吸管的駱駝背袋。十餘年來無數次的健行，加上九次馬拉松賽程，體重一直維持在 180 磅左右。「有錢難買老來瘦」，真是不容易呀！

三年前再次搬家到 Dublin，晨運時認識來自台北永和的江先生。他曾中風兩次，臥床年餘，兒子遠自加拿大前來探望老爹，跪在病床前祈求老天爺，愛妻整日以淚洗面，一股自責和自愧的心，激起如有神力之助，他能扶著桌椅爬起來，他能慢慢行走了，此後十多年一天比一天越走越好。現在每天清晨五點半天色不亮，我們就在路口相會，風雨無阻，沿山路步行一小時半（約五哩）。兩年餘走下來路程比美西到美東的來回還要長。老朽已近八十高齡，五月三日還到南加橙縣跑了個長馬拉松，並意外得到 75—99 年齡組的第一名。這些無價的成績，在我內心裡始終感激學弟羅楚善。當初若不是追隨他「長征」，我這好吃懶做的個性，說不定早已是個 250 磅的大胖子。若是五十年前在指南山下認識羅君(22 期外交系狀元郎)，追隨他跑圖書館鑽研課本，可能今天我就不是默默無聞泛泛之流，說不定經貿部長非我莫屬。閒話寫了一大堆，受陳平學妹所托，硬要我寫篇 Relay Peak(海拔 10336 英呎/3150 公尺)登峰記，年輕的校友們都還在為事業奔忙，無暇動筆，義不容辭，只有我這枝禿筆可以獻醜了。

校友會健行隊由羅楚善同學初創，快將二十年歷史，現由年輕力壯李文龍同學接棒也四年。除了每年六次近郊健行活動外，每年七、八月份舉行一次遠程且難度較高的登山。過去曾前往優勝美地登半屏山(Half Dome)三次，魔鬼山(Mount Diablo)，太浩湖(Tahoe Rim Trail)。此次 Mount Rose Summit 也是第三次光臨。校友們都喜愛這條路線。因為來回十哩半，景緻優美，難度不大，平常人只要堅持一下就能走完。況且前來賭城，不願爬山者也可試試賭運。十七位校友大部分住在 Silver Legacy Resort。早上八點大家

分乘五部車，准時抵達 Mount Rose Summit 的 8000 呎停車站。因空氣稀薄，下了車，就覺一陣眩暈，但很快就恢復正常。抓緊時間拍了個團體照，就循著那條熟悉的路徑前進了。



天公作美，氣溫 70 度左右，久旱的加州却在登山前夜灑下了點雨水，步行不會塵土飛揚，空氣顯得格外清新。Mount Rose 之名的由來，我猜想是因為遍地野花而得，由於海拔高度不同，野花的種類、色彩、樣子也各異。起步點看到的是闊葉黃花，再往上行又是不同的花，深林陰暗處的花和陽光照射到空曠地的野花各有不同，紫花、藍花、白花…，爬到頂峰在乾石縫中也會有生平初見到的野花，不由得要敬佩大自然堅韌的生命力。隊友們喜歡為花拍照，我則對夾在石縫中彎彎曲曲小松柏樹情有獨鍾，向學弟說真想偷挖一、兩棵給內人做盆景，瞎想應該不犯法吧！



隨著海拔高度的不同，身體也反應各異，我又是一陣眩暈，像是喝了兩盅金門高粱，蠻有趣的。



我們又來到那瀑布美景處，數年乾旱，雖沒有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的浪花飛濺、澎湃洶湧的氣魄，但仍有絲絲甘霖、潺潺溪水的奔流，大家在那裡爭相拍照。

時近中午，部分團員就在此回程，餘下多為光禿禿又較難爬行的山路，只有七位包括老朽登上了太浩湖週邊頂峰 10336 英尺的 Relay Peak 山峰。微風徐徐吹來，覺得格外清爽，藍色天空朵朵白雲彷彿伸手可及。大家站立在那塊大岩石上，真有頂天立地之慨，你為我拍照，我為他拍照。陳平的老公年歲不大，卻是滿頭華髮，拍照時，只見天上的雲朵相映在他銀髮上，像似一大團棉花糖，美極了。今天能與年輕的學弟學妹們一同登上了太浩湖週邊最

高山峰，很是難得。我是 1961 畢業 21 期班，年輕的學弟 2012 畢業，相差半世紀，忽然覺得像是光陰倒流，又回到了木柵指南山下的校園。



回到旅館，半小時內清洗換裝，趕赴校友藍樹傑熱情招待的海鮮包肥大餐。兩天兩餐「包肥」大快朵頤，4000 卡路里吃進肚裡，六小時長途健行拔跣，除去 1000 卡，淨賺 3000 卡路里進肚皮袋。內人在賭場用 10 元優惠贈券玩吃角子老虎，拉出來 75 元，我們老倆口可謂不虛此行，明年還要再來呀！



最後借用作家吳東權先生著作《越老活得越好》中的一段話作結語：
「不管生活如何蛻變老化，除了在生活起居、運動保健方面要多加注意之外，
更需要從心理奠定信心，不屈不撓、樂觀奮鬥，只要心理建設成功，任何變
化和老化，都如風吹雲移、水流花飄。順其自然、任憑天意，與我何干？」
願和校友們共勉之！

